

本足

柳柳州全集

大東

書局印行

煥南購



0.7

柳柳州全集總目

重編柳柳州全集序 沈卓然

柳柳州全集

原序

劉禹錫

柳柳州全集

序說

柳柳州本傳

新唐書

柳柳州年譜

文安禮

柳柳州全集四十五卷

附外集五卷遺文一卷

龍成錄二卷



重編柳州全集序

長江大河，渾渾浩浩，其來有自，其去有歸者，韓昌黎之文也。巉巖絕谷，幽峭怪奇，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者，柳州之文也。昌黎進學解有云：「于雲相如，同工異曲。」余亦以爲昌黎柳州，同工異曲也。

蓋昌黎奮起於道喪文弊之際，而以古爲倡，遠紹墜緒，上承孟荀以來，蘇子瞻、潮州韓文公廟碑所謂「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是誠定論，非昌黎其孰能當之？然柳州並時桀出，不謀而合，爲之羽翼，亦與之方駕齊驅。使時無柳州，則昌黎蓋爲特立，無昌黎，則柳州必將無出其右，故柳州於昌黎實無所多讓，而相得益彰者也。

昔屈平被靳尚之讒而放逐，太史公遭李陵之禍而陷于刑辱，以離騷史記寓其幽憂怨憤之辭，千古同爲嗟歎，而其文遂以不朽。柳州少年時銳意功名，及以王叔文黨罹罪，遠斥蠻荒，還歸無期，於是其堙厄感鬱之氣，亦一寓於文，讀其永柳諸作，令人

惻然以悲。昌黎雅重柳州，其卒也，爲之誌墓，則以爲使其「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然則柳州之文，其在屈平太史公之間歟？昌黎固知其必傳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冬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柳柳州全集序說

孫光憲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批糠頤謝。所仰宗者，惟樂浩補闕而已。」

唐庚曰：「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以後劉原父作，便有所倣。」

歐陽修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順於世，不欲有毀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常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韓氏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蘇軾曰：「余嘗評書，以爲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杜子美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

又曰：「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清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也。若中邊皆枯澹，亦何足道？」

又曰：「詩頗有爲而作，用事常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黃庭堅曰：「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兩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總攬龍格，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邪余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填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李朴曰：「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如辨論語下篇，尤爲害道。」

韓駒曰：「柳州詩不多，亦備衆家體，惟學陶是其本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司馬光曰：「古人規模間架，整飾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偃師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人也哉？子厚學韓昌黎，論史書，全學他，辨諱，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功夫，得他好處。」

洪邁曰：「韓退之自言『作爲文章，上規姚姒，整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閱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爲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志，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皆韓柳爲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葉夢得曰：「東方朔作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大元佳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荅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謔，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摛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即荅客難也，送窮文即荅賁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吾間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屈忌王賈上數等也。」

張敦頤曰：「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能粹然一反於正者，韓柳之力也。」

朱鼎曰：「韓文議論正，規模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韓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柳文議論高古，但不醇正。」

又曰：「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

又曰：「學詩須從陶柳入門庭也。」

葉世傑曰：「唐以詩文取士，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韓柳二人而已。柳稍不及，止又一韓。韓詩者亦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頗不及，止又一杜。世之至寶，非獨造物所憐惜，而亦造物所難成。」

呂本中曰：「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以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讀韓文，則功夫自見。」

趙善權曰：「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尙有六朝規模，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邪？」

黃震曰：「柳以文與韓並稱焉。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透徹，無可指釋者，所謂實道之器。非柳之達於上聽者，皆諛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靡諂，後是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老筆與俳語相半，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凡皆不根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以寄其嘲罵，模寫山水，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寫胸臆，不事諛，不求哀，不關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文章者也。故憑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王十朋曰：「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

劉克莊曰：「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柳

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豪傑之士乎？

蘇軾曰：「柳詩雄深簡淡，迴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揭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

蘇羽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幸觀，皆所不及也。」

劉辰翁曰：「子厚古詩，短調沉鬱，清美閑勝，長篇點綴清麗，樂府託興飛動。退之故當遺出其下，並言韓柳亦不偶然！」

又曰：「柳子厚故事議論，無不善者，取古人之善語，中當時之體製，酌古準今，自是一家，比退之微方耳。」

又曰：「精少孫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曰：「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元好問曰：「韓昌黎正大卓犖，凌厲百家，唐宋以來，莫之與京，差可與肩行者，獨柳柳州而已。」

廖道南曰：「三代之後，無文人；六經之後，無文法，非文之難也；文載乎道之難也。世之稱唐大家者，必曰韓柳，以今觀之，高山大川，雄峙奔涌，雖不見其窟窟潭壑，而其秀挺迥好，不可盡藏。韓之文也，巖巖絕倫，峭奇瑣曲，使人迴眺留睨，而其靈氣怪氣，固充藹罩柳之文也。又如平原曠野，大將指麾，天衝地衝，自有紀律，其韓之變乎，間道斜谷，驚風掣電，不可方物，其柳之變乎？」

楊慎曰：「李者，卿評文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淵，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又曰：「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靡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代，橫行闡視於著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王世貞曰：「柳子厚才秀於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則嗟乎後矣。封禪之辭，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蹙，其小語之涵乎獨所行，

諸書讀敘述艱苦酸鼻之詞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搭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難池之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晚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台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晚爲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損益各中半耳

又曰「文至於隋唐而靡極矣韓柳振之曰斂華而實也至於五代而完極矣歐蘇振之曰化腐而新也然歐蘇則有間焉其流也使人畏難而好易」

又曰「韓退之於詩本無所解宋人呼爲大家直是勢利他語子厚於風雅騷賦似得一班」

茅坤曰「昌黎韓退之崛起人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聲之噴噴山谷一呼一應可謂震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間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沈鬱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子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律爲掩卷曠歎者久之再覽鮑劍潭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渡空虛御風也已奇矣哉」

又曰「子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鑄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遠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爲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不如昌黎多矣」

又曰「風宋以來渾渾噩噩置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蓄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閻溪血雅西京之中獨冠儒宗者劉向之文也斟酌經緯上摹子長下探劉向父子勸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聘頤若千里之駒而走赤霓鞭疾風常者山立怪者雲聳韓愈之文也嶢嶢峴峴若峻壁削壁而谷風澌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道麗遠宕若攜美人宴遊東山而風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歐陽子之文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蘇長公也嗚呼七君子者可謂聖於文矣其餘若賈董相如揚雄諸君子可謂才間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鞏王安石蘇洵轍至矣鞏尤爲折衷於大道而不失其正

然其才或疲而不能再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賞之。

何良俊曰：「風人推柳儀曹，去屈宋不遠，然亦只是彷彿其體格耳。及觀劉賓客諸賦，雖不規模騷雅，然議論超卓，鋪寫詳贍，而鑄詞亦自平典，當出儀曹之上。」

胡應麟曰：「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爲清麗者得之。柳儀曹清峭有餘，閑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之勝韋，非也。」

又曰：「元和如劉禹錫，大中如杜牧之，才皆不在盛唐下，而其詩迥別，故知氣運使然。雖韓之雄奇，柳之古雅，不能挽也。」

孫鑄曰：「韓柳一時並稱大家，人謂唐時柳名重於韓，然于厚不知因何每事皆讓退之，而居其次。如退之學左傳，于厚則學國語；退之學史記，于厚則學漢書；退之學莊子，于厚則學荀子。性所近固然邪？」

又曰：「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韓有張中丞傳後敘，柳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有進學解，柳有寄許京兆書，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于厚有韓公毛穎傳後題云：『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然則前數篇當是有意力角者耶？」

又曰：「嘗語人之爲言，其造意立格，必專宗一家。如于厚之國語，歐陽之韓文，斯爲要領；其他書，則但以助談資。」

陳文燭曰：「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掩於道，斯持論之過也。」

陳仁錫曰：「劉禹錫與宗元書：『端而曼，苦而腴，信然以生，翫然以消。』已嚼出柳文佳處。」

柳柳州本傳 新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

宗元作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墓版云：「柳氏之先，自黃帝及周魯，其著者無不厥，以字爲展氏，食以食采爲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

從曾祖爽，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朝。

墓誌云：「七世祖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父鎮，大寶末，遇亂，率母隱王屋山，常閑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寶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墓誌云：「皇考諱誠，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

墓誌云：「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

舊史云：宗元少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燦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

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

宗元先侍御碑云：「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

又與楊諱之書云：「吾年十七進士，乃得舉二十四，求博學宏詞，二年乃得仕，乃爲藍田尉。」墓誌云：「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

柳柳州本傳

11

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墓誌云：「僞僥廉悍，議論譁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通鑑云：「初，翰林特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等撰，俱出入東宮，嬖侍太子，與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知其端者。順宗卽位，韋執誼爲尙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內與李忠言、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策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曰：管曰：葛、葉與往還者，相文拔擢，至一日除數人。』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

舊史云：「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

通鑑云：「永貞元年秋七月，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壬寅，貶王伾開州司戶，王叔文渝州司戶，伾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晔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庾州司馬韓晔爲崖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

和州刺史浚縣縣令鍾州司馬，岳州刺史程昇爲郴州司馬。

既寬斥地又荒厲，因自放山澤間，其理厄感夢一寓諸文，做難聯數十篇，讀者咸悲惻。

墓誌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然山水間。」

雅善辭論，語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國朝周思兼入司馬論云：「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才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爲之言，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陟降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如宗元於蕭翰林，許京兆，楊京兆諸人，雖致書累數千言，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甯屈其材，使之負怨以終其身，而不敢強人之忌，以起天下之謗入司之黨。惟程昇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甚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惜哉！」

宗元久泊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曰貞附。宗元不得召，內悶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墓誌云：「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

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子母。」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舊史云：「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南絕。」

柳州本傳

四

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子昌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卽拜章奏以柳州授昌錫，自往郴州會裴度，亦奏其事。昌錫終易道州。

墓誌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子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誦誦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苦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窮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僱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

墓誌云：「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遊，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墓誌云：「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其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廬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新史吳武陵傳云：「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幾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詭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

『又據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霍瑗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擢，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懷為伍，誠恐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墓誌云：「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村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是必有能辨之者矣！」

舊史云：「貞元元和之間，以文學舉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獨錫而已。其巧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手揖前賢，氣吞時輩，而蹈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墮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為此也。」

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贊曰：「王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微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貴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為明卿才大夫，惜哉！」

柳柳州年譜序

昔之論文者，或謂文章以氣爲主，或謂文窮而益工。先生與楊憑書亦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又云：「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先生自妙齡秀發，連中異科，繼登臺省，旋遭斥逐。故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考，爲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紹興五年六月甲子，知柳州軍州事潞國文安禮序。

柳柳州年譜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孝公子夷伯展孫無駭，生禽，爲魯士師，諡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滅魯，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秦末，柳下惠裔孫安始居解縣。安孫隗，漢齊相。六世孫豐，後漢光祿勳。六世孫軌，晉吏部尚書，生景獻，晉侍中。二子著純，著汝南太守。二子恭璠，恭後魏河東郡守。南徙汝穎，遂仕江表。曾孫暹，王州別駕，建安郡守。生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于後魏，爲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五子鸞，慶北檜，慶後魏侍中，左僕射，平齊公。三子機旦，肅旦，隋黃門侍郎，新城男。五子夔，則綽，隋左衛騎曹參軍，生爽，唐中書令，權，隋濟房，蘭，那四州刺史。三子融，子敬子，夏子夏，徐州長史。

大曆八年癸丑。子厚生，代宗之十一年也。

大曆十一年丙辰。集有先太夫人盧氏歸祔誌云：「宗元始四歲，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大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卽此年也。

貞元元年乙丑。

按唐本紀：「德宗興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懷光反。貞元元年八月甲戌，伏誅。」是年有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劉夢得作集序云：「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

貞元五年己巳。與楊誨之書云：「吾年十七，求進士。」卽此年也。有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三首。

貞元六年庚午。是年有與權補闕書。注云：「時年十八。」爲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三首，又大會制表二首。

貞元八年壬申。是年貢于京師，有送苑論詩序云：「八年冬，余與馬邑苑官楊聯真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順公，

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相。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揚于南宮，余